

双峰译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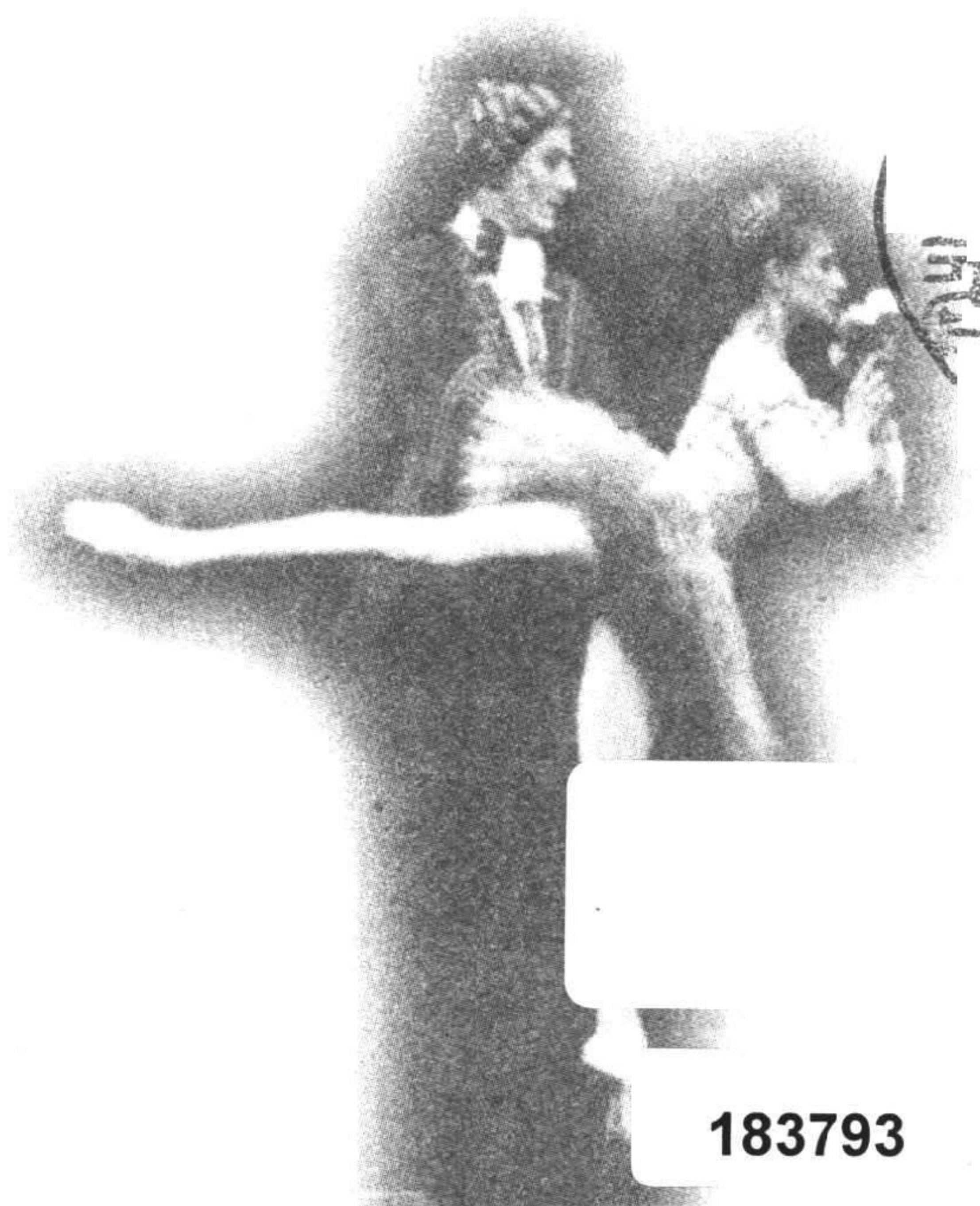
悲情柴科夫斯基



〔德〕克劳斯·曼 著

姜丽 译

冷杉 校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18379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悲情柴科夫斯基 / （德）克劳斯·曼著；姜丽译．—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3.4

（双峰译丛）

ISBN 7—80603—742—X

. 悲... . 曼... 姜... . 柴科夫斯基, P.
（1840～1893）- 传记 . K835.1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3）第016870号

责任编辑 吴 兵

装帧设计 王 钧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2060055 - 5420

市场部 (0531)2053182 (传真) 29068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-pictorial.com.cn>

<http://www.sdh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a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
规 格 145 × 208毫米

9.5印张 插页4页 200千字

版 次 2003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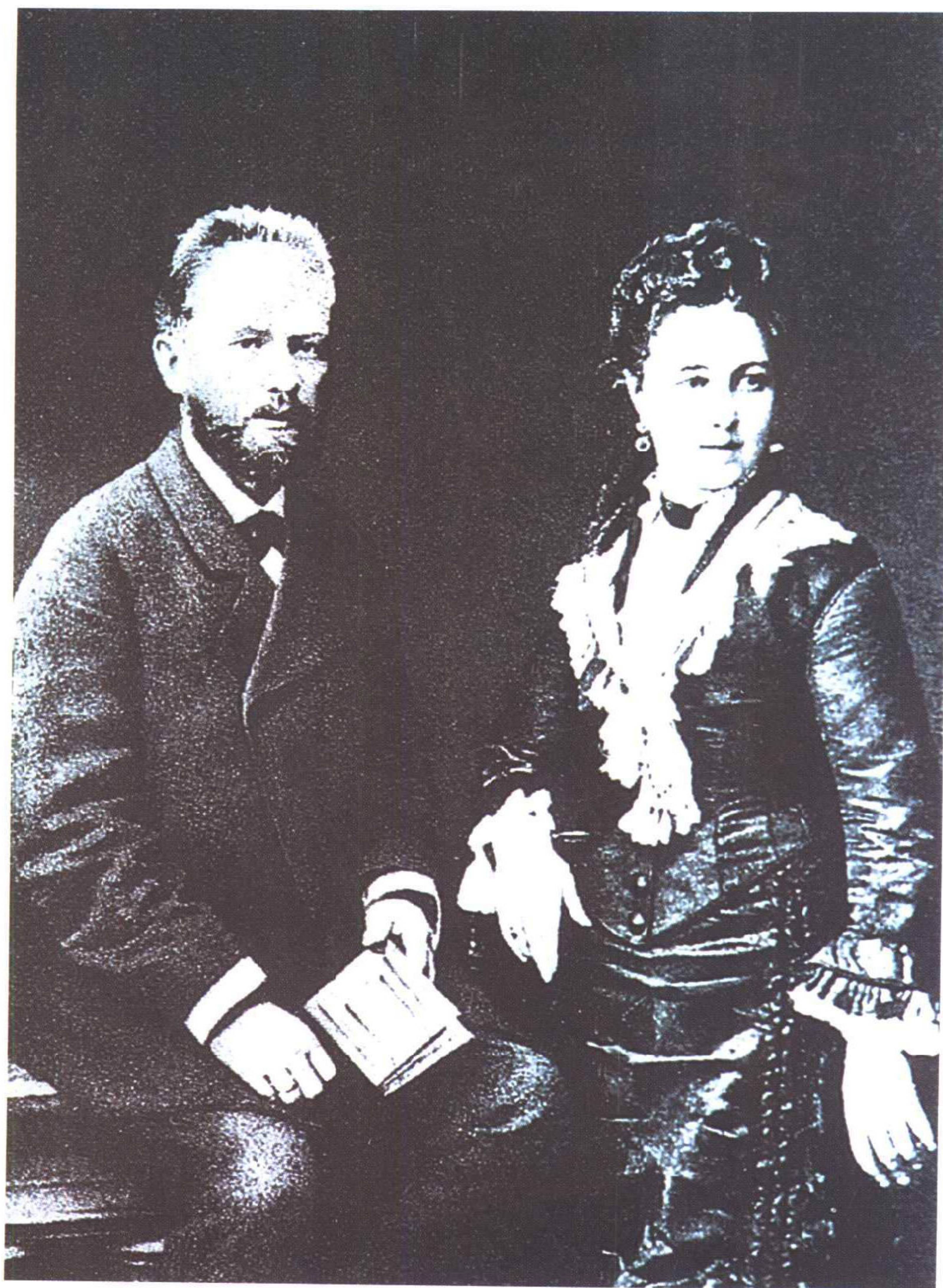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 - 7000

定 价 17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

柴科夫斯基 (1840~1893)。



柴科夫斯基与夫人安东尼娜·米柳科娃在一起。

柴科夫斯基的资助人
冯·梅克夫人。



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《睡美人》中的场景。



P. TSCHAIKOWSKY - ONEGIN

柴科夫斯基的歌剧《叶甫根尼·奥涅金》中的决斗场景。



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《胡桃夹子》中的场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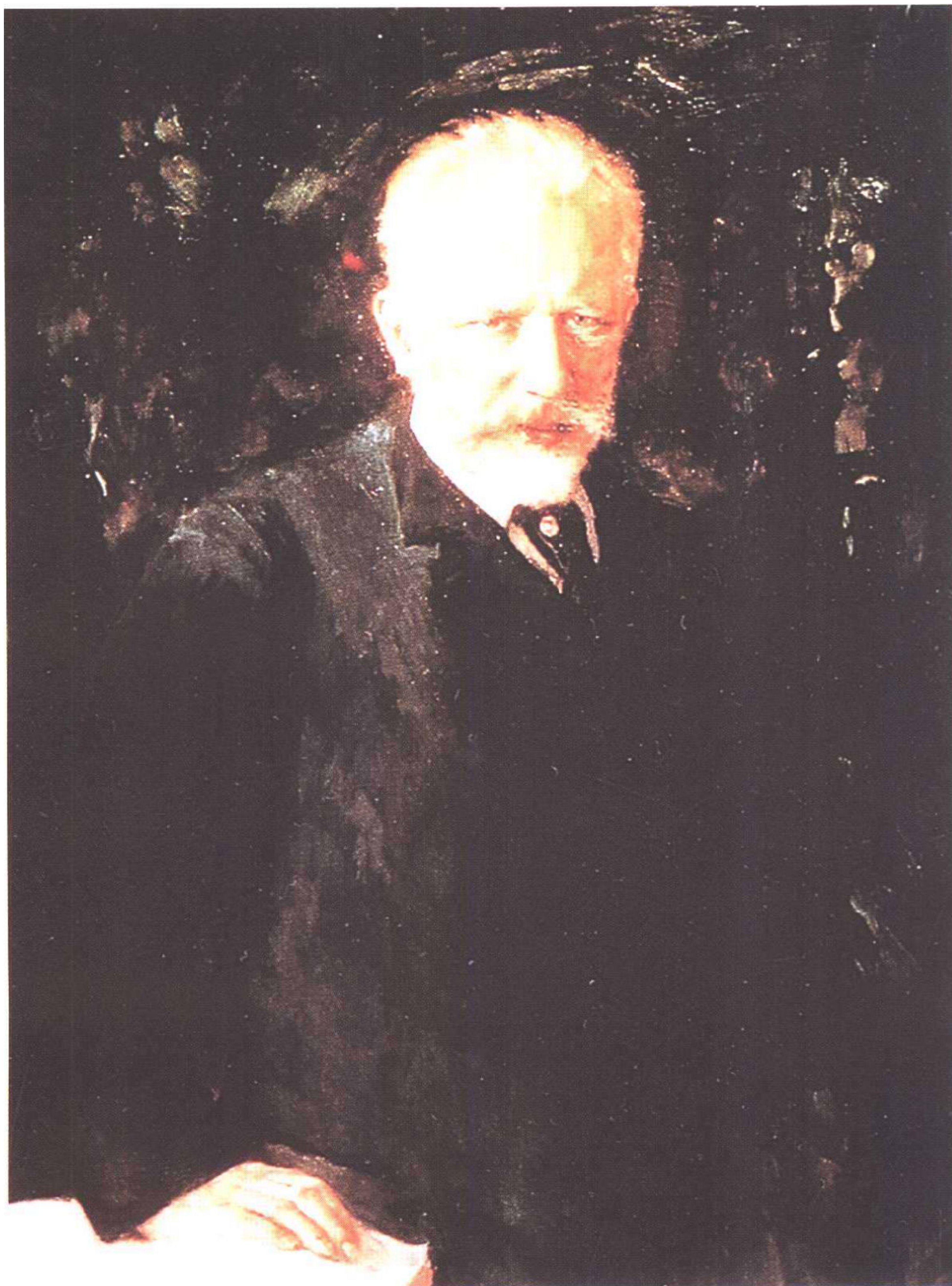
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中的场景。



柴科夫斯基在俄罗斯克林的故居，他逝世于此。



克林故居内景。



库兹涅佐夫画的去世那一年的柴科夫斯基。



莫斯科音乐学院中的柴科夫斯基纪念碑。

第一章

房间里一片昏暗，只有从门那儿照进来一道细细的光。这时，光带消失了，是侍者轻轻地把门关上了。

“我该把托盘放到哪儿？”侍者问道。几秒钟过去了，黑暗中没有任何声音。侍者在离门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，等待着回答。他清了清嗓子，谨慎，可也带着几分严厉。终于那位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只把头露在被子外面的先生答话了：“请放到床边这儿来，放在这张小桌子上，我亲爱的……”

他的声音很柔和，说出的德语带着一种拖长的唱歌般的腔调。侍者的脸上露出了微笑。为外国人服务总是使他感到愉快。看到他们为一种对他来说那么熟悉的语言大伤脑筋，他便有一种十分惬意的优越感。“请吧，先生。”他说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父亲般的感觉。他几步来到床边，拉过一张小圆桌，把托盘放到上面。

“我可以把窗帘拉开吗，先生？”他问道，每一个词都说得清清楚楚。他面对的只是一个外国人，一个声音柔和的上了年纪的先生，对他最好宽容而且充满敬意。那样就会得到小费。

“谢谢。”那位先生说道，他仍然躺在羽绒被下，一动未动。

“您能不能只拉开一半？我受不了刺眼的光。”那位先生补充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悲哀。这时他终于转过头去看侍者了。侍者也像在病房里一样，用轻柔的动作拉开了挡在窗前的厚重的天鹅绒窗帘。阳光射进了房间，床上的那位先生不禁眨了眨眼睛。他边眨

眼睛边审视着这个乱七八糟的陌生的旅馆房间。“我昨晚到的时候一定是醉得不轻。”那位先生想。“啊，是旅途中的那瓶白兰地……”他厌恶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今天天气真不错，”侍者在窗边说道，身体站得笔直而谦卑。“一个非常晴朗的冬日。”他又说了一句，企图使那个外国人高兴起来，因为他又沉默不语了。

“先生想现在就付账吗？”他问道，微微地欠了欠身。

陌生人半坐起来，迅速打开床头柜的抽屉，银币就放在里面的一堆纸中间。

“哦，请——”他说，“请——当然了——多少？”看到这个胡须灰白的人笨拙地、忙不迭地从那些信封、笔记本和乐谱之间往外掏硬币，侍者觉得自己几乎被感动了。但与此同时，他清醒的理智告诉他，他的社会地位不容许他有这样的感动，至少不能在一个可笑的外国人面前这样。“早餐送入房间：三马克。”他简短地说，一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着放肆的光：他要了他应该上交的三倍的价钱——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话，人总是可以推托说那是一场误会。“哦，请——当然了。”那位先生急忙动手在抽屉里掏摸起来。侍者注视着他，带着真诚的好感和些许的同情。

这个陌生人头上稀稀落落的头发就像羽毛一样松软，而且几乎是白色的了；一脸剪成圆形的短短的络腮胡和飘垂着的髭须也是浅灰色的；髭须下，两片嘴唇又厚又软，而且非常红。当 he 从抽屉上直起身时，脸已经涨红了，他喘息了一会儿。

他递给侍者的是两枚硬币：一个塔勒（18世纪还通用的德国银币）和一个一马克硬币——这就在那个厚颜无耻的价格上又加了一马克小费。

“这可真贵啊。”那位先生说道，脸上露出一丝疲倦的狡黠的微笑。“是的，先生。”侍者说道，同时感到自己的脸有些红了，这不禁令他自己也感到惊讶。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钱。奇怪的是，他竟有几秒钟的时间十分认真地考虑了一下，是否该退给这位先生一点钱。

“您是柏林人吗？”那位先生问道。侍者又感到那恳切的、蓝色的、悲哀的目光在注视自己。

“不，我是汉堡人，先生。”他说，随即突然充满敬意地并拢脚跟。

“啊，汉堡人。”那位先生说。他又静静地仰面躺在那里，侧着头，为的是能看着这个年轻人：“不久我也得去汉堡，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。”

“不知我可否问一下，先生您是哪国人？”侍者说道，并且为自己如此高雅地说出了这句话而感到骄傲。

“我是俄国人。”那位先生说，转过头去。他看也没看侍者就做了一个手势，暗示他可以走了。侍者退出去，把门轻轻地关上。

床上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动，眼睛紧闭着。“天啊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”他想，“我为什么在这里，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不在我应该待的地方——不可思议的上帝，我为什么不在家里？这儿我一个人也不认识，而且几乎没人认识我。人们想取笑我，这是他们策划的阴谋，要对付我这个可怜的人。啊，这次巡回演出整个就是愚蠢的……”这一念头强烈得让人浑身瘫痪。

然而他还是动了。他坐起来，倒了一杯茶。但杯子还没往嘴边送，他就先打开了晨报——1887年12月29日的《沃斯报》。

在第三页发现了这条消息：“今天，12月29日，著名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抵达柏林。无数朋友和崇拜者打算上午10点半在‘路特与维格纳饭店’举办酒会，以示对他的敬意。”

彼得·伊里奇把报纸揉成一团，扔到地上。他直着坐在床上，愤怒地呻吟着，脸涨成了紫红色。

“真是闻所未闻！”他冲着房间里喊道。“史无前例！恶棍行径！人们要取笑我！想让我出丑——这就是他们的目的！噢，这个流氓代理人！噢，这个诺伊格鲍尔！这个该死的齐格弗里德·诺伊格鲍尔！”

代理人的名字使他的怒气愈发高涨，这个咆哮着的人再也躺不下去了。他坐在床沿上，用脚趾去够拖鞋，他猜想拖鞋就在床下，结果没找到。光着脚他在窗户和门之间来回疾走，打着手势，哀诉着，长长的丝绸睡衣飘动着。他那急急向前奔走的样子看起来既沉重笨拙，又敏捷如飞，一双赤脚、飘垂的胡须、翻卷着的白衣都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心中充满巨大怒火的隐士。这个“隐士”在小屋里疾步走着，就像被困在笼子里一样，哀诉着这个世界可耻的罪恶。

“‘无数的朋友和崇拜者’！”这个愤怒的人嘲弄般地叫道，在屋中间停了下来，振臂挥拳。“无数的朋友和崇拜者——这是嘲弄！人们把这写到这个该死的报纸上，完全就是为了取笑我！这里连只认识我的猫都没有，连只猫都没有，根本就没人知道我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到柏林的？我只是路过这里，今天应该是休息的日子，我可是想藏起来的。这个诺伊格鲍尔一定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有密探。他探听出来我哪天到这儿了。这个诺伊格鲍尔！噢！”他再次吼叫起来，在揉皱的报纸上来回乱踩起来。

就在他乱踩的时候，目光落在了镜子里的自己身上。他看见了那个穿着白色衣服的愤怒的头发花白的人，那个暴怒的、额头涨得发紫的隐士，他看见了一个又跳又踏的可笑的老光棍，他感到羞耻了。“我必须安静下来，”他咕哝着：“这么激动毫无意义。我得喝缬草滴剂。”

他坐到床上，在床头柜上翻找着药，此时他的脚已经在下面找到拖鞋了。他一边把药滴到小玻璃杯里，一边还咕哝着，话里的火气已经渐渐平息：“朋友和崇拜者！真是闻所未闻！”

在咽下那小杯药水时，他脸上露出了狡黠的、快意的微笑。“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！”他想。这个念头一下子就神奇地使他的情绪好起来了。“我要跟他开个玩笑，跟这位诺伊格鲍尔先生！他会大吃一惊的。对他来说，我干脆就是找不到的了。就让他自己去喝上午酒吧。我走了，很遗憾我根本就不在。他肯定不知道我住在哪家旅馆——他总归不会什么都探听得到。明天一早我就坐车去莱比锡，等我必须回到这里开音乐会的时候，我再到柏林爱乐乐团的先生们那儿去。今天我要溜掉，他们在哪儿也找不到我。但愿他们，朋友们和崇拜者们在‘路特与维格纳饭店’玩得高兴。我去散步了。现在到底几点了？”

他那只美丽的表就在床头柜上，在一盒碳酸氢钠、缬草滴剂和两张家人的照片之间。这是一件珍贵的白金制品，两面都镶嵌着金子做的小人，装饰得非常可爱。彼得·伊里奇每次拿起它都要深情地观察一番：它是他的护身符，他最美好的东西，是一个神秘、善良而有威力的女友送给他的礼物。他让表盖弹了起来。现在差10分10点。“现在我要慢慢穿衣服了。”他决定：“当那群兴高采烈的人会聚在‘路特与维格纳饭店’时，我已经在散步的

路上了。”

他用冷水洗了洗脸和上身。在找散放在桌椅上的衣服时，他哼起了一段甜蜜的小曲子——其实只是他想到的一段较长的旋律的一小部分，一个片段。当他弯腰去拿袜子时，他突然想到：“莫扎特——多迷人啊！多让人愉快啊——仿佛一切都突然被平息，被施了魔法，被可爱地归于秩序。能有这样的乐曲，人该抱有怎样的感激啊……也许他们今天晚上会在歌剧院里演出莫扎特的一些东西——我真想听《费加罗》，但是节目单上很可能只有《罗恩格林》。”

他现在看见了：外面是一个美好的冬日。窗户上是美丽的冰花。“真迷人啊！”彼得·伊里奇想。他点燃一只香烟。一生气他竟然连抽烟都忘了，平日里他一醒来首先要找的就是香烟。

刚才让他看到一个又蹦又跳的隐士的镜子，现在让他看到了一个身穿装饰着丝绦的黑色礼服、相当礼貌的先生。正当他系领带的时候有人敲门。彼得·伊里奇想：“大概是那位侍者，他要来拿他的早餐托盘。那些东西我一点儿也没吃，这份讨厌的报纸让我太生气了。这个年轻的恶棍，一杯茶要了那么惊人的价钱——不过他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，一个极其可爱的小伙子。”

“请进！”彼得·伊里奇说道，仍然面对着镜子。

门开了。彼得·伊里奇站在镜子旁边，等着听餐具的碰撞声和侍者那大胆而谦卑的声音；是的，他不得不承认，他期待听到这个声音——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。或许他之所以背对着外面站着不动，就是为了巧妙地延长这期待的乐趣。终于那个犹犹豫豫地站在门口的人说话了，声音一点儿也不年轻，带着鼻音，极其礼貌地拘谨，又有些令人讨厌：“柴科夫斯基先生，如果我没

认错的话。”

彼得·伊里奇一下子转过身。他的脸先是因惊吓而发白，继而又因愤怒而涨红。“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是齐格弗里德·诺伊格鲍尔，您的代理人，柴科夫斯基先生。”门口的那个人用柔和的声音说道，脸上现出了谄媚的笑容。彼得·伊里奇站在那里，足有好几秒钟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就像吓呆了一样。终于他轻轻地说：“太过分了。”他死死地盯着齐格弗里德·诺伊格鲍尔，就像盯着一个恶毒的幽灵。

“大师，认识您我非常高兴。”代理人说道，朝柴科夫斯基走近了几步。

齐格弗里德·诺伊格鲍尔看起来很怪。他微微泛红的头发稀稀落落的，只有几绺精心梳理过的余发散盖在微长的脑袋上。他的胡子比头发显得红些，也很稀疏。他总是现出谄媚而又委屈的微笑。上唇下露出长得十分难看的啮齿，这牙齿和那个爱好奇地嗅闻的、长长的、骄傲地隆起的粉红色鼻子一道，使这张脸有了一种奇怪的、动物般的神情，它让人同时想到了兔子和山羊。

“这是个魔鬼一样的人。”彼得·伊里奇想。尽管他非常厌恶这位客人，他还是颇感兴趣地观察着他。齐格弗里德·诺伊格鲍尔宽容地微笑着，忍受着对方的目光——是的，他仿佛漫不经心并令人奇怪地迟钝，根本没发觉有人在打量自己。在他圆睁的、没有睫毛的、明亮的眼睛上挂着一层雾。正是这层雾使他整个人坚不可摧。你可以冲他喊叫，他却只会谄媚地、几乎像是受到奉承一样地微笑，用他的长鼻子好奇地嗅闻，眼里几乎不会流露出惊讶，而且肯定不会有怒意。彼得·伊里奇在还没有冲他吼叫之前便明白：这是毫无意义的。他根本就不会理解我。他是我所见